



高建刚《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

“大人”和“赤子”的吟唱

□朱自强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是高建刚为儿童创作的第一本童诗集,捧读这部诗集,我的耳边不止一次回响起古代圣贤说过的话。

王阳明曾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在高建刚的笔下,一声虫鸣、一片树叶、一个柿子,甚至一片瓦、一个生锈的骑马钉都与他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共感,点燃了审美的热情。这是一位有敏锐的审美力、真挚的同情和广博爱心的诗人。

孟子曾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高建刚有一颗孩子般善感的心,《两只公鸡》一诗写成年人“我”的邻居养了两只公鸡听打鸣,面对两只公鸡的啼叫,别人是烦之又烦,可“我”的感受却是,这啼叫“加上早晨小区的犬吠/倒挺像我喜欢的乡村”。而当两只公鸡终于变成了“两碗鸡汤”,邻居端来“让我们尝尝”,“我”的感受则是“夜晚那样安静/我的心却不平静”。诗中的成年人“我”与韩少功的散文《我家养鸡》里的少年一样,有着一丝对弱小生命的不忍之心。

既“不失赤子之心”,又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成为儿童诗人的最好资质。在当今世界,这样的诗人弥足珍贵,这样的诗人也应该属于儿童读者。品味、揣摩高建刚的童诗,有以下三个审美特质。

第一个特质是善于在平凡的事物里创造非凡之美。高建刚的童诗具有独特的审美触角。这种审美触角引领着诗人常常在平凡的事物里创造出非凡之美。这是一种有难度、有高度的诗歌美学,在当今的童诗创作中,可谓难能可贵。

在《洗碗》一诗中,诗人将水中的碗看作一面镜子,“能找出自己的笑容”“甚至看成月亮”,“手指轻轻一敲”就能“发出月亮的回声”,而洗碗时手与碗的摩擦,让人“清晰地听见叽叽喳喳的鸟鸣”。就这样,高建刚将再普通不过的“洗碗”变得令人愉悦,变得十分浪漫。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功力,其本源来自于诗人对生活无条件的热爱。

在日常生活里,风中的沙尘、塑料袋肯定是不够美的。但高建刚这样写道:“北方的冷空气来了/在家里能听见/楼下的说话声结了冰//从窗外看到风/把人们和沙尘、塑料袋一起/刮往同一个方向”(《冷空气》)。在冷空气里回家的人,内心会感到一种透彻的温暖,与这样的人一起,“刮往同一个方向”的沙尘和塑料袋也变成了审美的对象。

给我以深深触动的是《冬日新居》这首诗。搬入新居,“我”想的不是怎样装扮自己的新生活,而是“想起建筑这房屋的民工”:“在这雪空白空无一物的房里/我仿佛听见墙壁上/他们在危险的高度上说的话/看见他们在脚手架和工棚留下的嬉戏/那支曾使月夜泛起涟漪的竹笛/或许就是在这个房间收起余韵/他们走了/没留下一丝痕迹”,然而真的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吗?诗的结尾是令人眼睛一热的印象主义的表现:“窗外的雪/把许多东西覆盖/那片遗落的红瓦只露出一条边”。诗人在最平凡的民工的人生里,发现不可湮灭的生命价值,在最不令人经意处,发现令人惊异的美,化作震撼人心的诗意。在世俗眼光里,民工或许卑微得就像被大雪掩埋的一片瓦,即使平等待人的人,在生活的忙碌中,也未必会留意

雪下“只露出一条边”的那片“红瓦”。作为47年前建筑工地的一个力工,我将高建刚视为最平凡的民工的人生知音。我个人认为,《冬日新居》这样的诗非常适合收入教材,应该走进语文教学的课堂。因为这里面有着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和真诚赞美,需要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时代的孩子们来细心体会。

第二个审美特质是“翻转看世界的角度”。史蒂芬·平克在《风格感觉:21世纪写作指南》一书中说:“好的写作能翻转看世界的角度……”对诗歌创作来说,“翻转看世界的角度”就会产生独特的审美意象。《树叶们飞回树上》就翻转了惯常的审美角度。本该“飞回树上”“叽叽喳喳”告诉“春天来了”的不是“鸟儿”吗?可是,高建刚“翻转”了生活原本的面貌:“春天来了/绿叶们都飞回树上/叽叽喳喳嚷着/告诉风和鸟儿/春天来了”。

有些童诗创作,一写到花草星月,就有一种甜腻的所谓“审美”趣味。但是,高建刚想象中的花草星月全然是另一种模样。比如“谁将月亮和星星/这些好看的首饰/叮叮当当,扛到/地球背面的街市兜售/等太阳赶来/他们便逃之夭夭”。《月亮和星星》这是将大自然戏剧化的想象方法,其想象的奇绝,令人不禁联想起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彗弦的《流星》。

此外,高建刚的童诗中还有着出人意料 的意象:“风累了/躺在树上/睡了/它在做梦/想去遥远的大草原/寻找牛羊”。《风累了》)虽然诗歌的想象与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可以建立联系,但思想却是独特而耐人寻味的。在《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这首诗中,秋天之美的创造者是“油漆工”“老木匠”“老伙夫”,这种笔法也是诗歌中难以见到的。蟋蟀与高铁,一个属于田园,一个属于现代,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难共处,但在《蟋蟀与高铁》中,诗人自然地让两者融合在一起,听了诗人笔下的蟋蟀那伴归的“歌唱”以后,当我“拖着行李箱/走在回家的路上”也会感受到,远方隐约闪烁的灯光,那是一双盼归的眼睛。

第三个审美特质是艺术表现的简洁性。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之一,就是像数学公式一样具有简洁之美。这样的简洁不是简单,而是浓缩了巨大的丰富性,是举重若轻、以少胜多、多中见少的简洁之美。

《家》就是这种具有数学公式一样的简洁之美的作品:“寒冷的冬天/穿什么都不管用/只有把家穿上/才感到温暖”。《春夏秋冬》也是一首简洁的诗:“春夏秋冬/走得都快啊/这些时裳模棱/变换各色衣裳/行走在大地的舞台上/孩子们也加入其中/在嬉闹的奔跑中长大”。这首将儿童的成长与“春夏秋冬”融为一体的诗,让我想起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大自然是儿童思想的发源地。”我们今天的应



试教育,给孩子的生活是与大自然隔绝,也是与“生命”隔绝的“书本生活”,这种“书本生活”是无法给孩子们带来心智健全的成长的。高建刚的“在嬉闹的奔跑中长大”这一诗句,体现出凝练而透彻的对儿童成长的洞察力。

高建刚是心灵栖居于“家园”的诗人,《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这本诗集里有不少对“家”的吟咏,“归家”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在《柿子》一诗中,诗人将“归家”的情思全部浓缩在“一个柿子”里:“冬天的庭院里/那棵望着我长大的柿子树/叶子都已落光/只剩一个柿子/留在枝头,摇摇欲坠/阳光中,像一盏忘了关的灯//我把它捧在手中/才知道/它积蓄了所有的甜/等我从异国他乡回来”。再看《西红柿》一诗:“早晨的厨房/有一束柠檬色阳光/在黑色大理石窗台上/七个红彤彤的西红柿/透亮如一排灯笼/照亮旁边的黄瓜、胡萝卜和鸡蛋/还有我们有滋有味的生活”。这样的诗就如一幅凝固的静物画,涤荡思想,留下生活真实可触的审美。这样的诗歌写作,恰应了梅尧臣的两句诗:“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

阅读高建刚的《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这本童诗集,一种久违的审美愉悦渐渐升起并弥漫开来,就如从前读米尔恩、希尔弗斯坦、金子美玲,读任溶溶、金波、高洪波、薛卫民等人的诗作,期待他继续创作出这样的难得遇见的好童诗。

■关注

陆梅《刷着阳光的树》: 孩子们是光的源头

□张家鸿



陆梅的散文集《刷着阳光的树》是美到极致的一本书,其内在的精神与品格之美非常动人,任何一个心有柔软之处的人读到它,都会心生对真善美的无限向往,这些就是生活中的光。

在作品中,陆梅讲述了自己的逐光旅程。她因读到申赋渔的《不哭》,经过一番辗转奔波,走进了安徽颍上王家玉孤儿院。孤儿院里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是智障儿童,在大学同学的帮助下,她带去了自己所能给予的帮助。她写了自己和朋友给孩子们带去的礼物,写了自己对王家玉老人的崇敬之意,更写了自己无法做到的种种。“我很汗颜我不能像那些志愿者老师们那样,自带干粮留下来,和这里的老师一起,给孩子们上课,一个月两个月,哪怕是一天两天。”这种深深的自责,为散文《不哭》营造了无奈与哀伤的氛围。

《刷着阳光的树》中写了许多孩子,或是作者在现实中遇见的,或是在书中读到的。令人难忘的是,孩子们见到客人来时的那份热情。“冷不丁‘突袭’你一下,从背后或侧面拍打你的手臂,拉拉你的手,拉了一次不够,再过来拉第二次、第三次……”这份热情不因初次见面而打折扣,孩子们渴望交流与倚靠的内心世界一览无遗。安迪是《我是跑马场老板》的人物,他用三块钱从捡破烂的老头儿那边“买下”跑马场。为凑钱他花了五个下午的时间,买到之后充满成就感的他不时咧咧嘴微笑。在这里,他主动和临时工交朋友,帮他捡废纸。在伙伴们为他是否被騙而争论不休时,他邀请他们身临其境地看赛马,阻止坏人给他们看上的马服用兴奋剂。“事实上,这个�故事最精彩、最打动人的那部分,就是我们看到了安迪童真而美丽的心灵世界。”读过这本书的多数读者,想必都会认同安迪被騙的观点,因为安迪属于“智障儿童”的身份是无法抹去的。可是,陆梅偏偏看到他在成为跑马场老板之后的满足与付出,以及为伙伴们做的许多事。诚如陆梅所言,“一切生命都是伟大的”。

此书之所以散发出美的气息、沉淀着美的特质,主要在于真实地写出置身某种情境中的孩子的某种状态。孩子的爱与恨、喜与悲、聚与散、担忧与无奈,与孩子有关的点点滴滴,是整本书中最璀璨最闪亮的一部分。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来回穿梭,陆梅无比珍视的是童心的闪耀、斑斓和清澈。

孩子们是这本书中当仁不让的主角。对身为儿童文学作家的陆梅来讲,他们是陆梅生命旅程中的一部分,他们所在的一角天空就是她心心念念的角落。不管是力所能及的帮助,还是放在心中的久久珍藏,都是她自我树立的标杆。书中写道,支教最后一天,五年级的马银秀舍不得赵希娟老师离开。她先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豆子作为礼物送给赵老师,老师舍不得拿,她用几近哀求的语气请老师收下,那双清澈乌黑的眼睛噙满了泪水。见此情景,赵老师只得收下,打开装得满满的袋子,里面竟然还有几颗水果糖,那是她从来舍不得买给自己吃的东西。实际上,赵老师收到的岂止是豆子和糖果呢?孩子已经给出最珍贵的全部。那是何家山村的一点点光,光照进赵老师的生命里,被她用一生珍藏。

《刷着阳光的树》写了许多美好的人和事,语言婉转,感情细腻,作品集并非虚构之作,多数文章是源于生活的真实记录,展示了作者品读书籍、品读人间、品读风景之后的感受与领悟。“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事、物,因着阅历和年岁的渐长,我们慢慢觉得习以为常,或者干脆视而不见,甚至不屑一顾;而那些我们曾经唾弃的尘世的纷纷扰扰,有时竟成为眼前一份实实在在的诱惑。”这些感动过我们的点点滴滴,在她的笔尖呈现着,也在纸页间等待着,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写作就是不断靠近童心的美好,这是她写作道路不断前行的原动力。更重要的是,陆梅在书中展示的不是她已然拥有的,而是她正在追寻的、想要拥有的,无论是生命的珍贵、童心的清澈,还是相逢的缘分、爱与被爱的幸福,都与童心有关,又不止于童心。

■评论

带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

——品读图画书《你看见喜鹊了吗?》

□王雅鸣

传统文化经典如何更好地被少年儿童接受,是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的使命,也是图画书创作的现实诉求。然而,传统绘画与现代设计、文化经典与儿童审美如何能够通过一部图画书实现对话,却是摆在作者面前的难题。若要将“儿童本位”“寓教于乐”“时代诉求”等现代图画书素质统一于当代艺术审美的视域中,那作品本身便已不止于为儿童而创作的读物,更是一件具有经典品质的艺术作品。《你看见喜鹊了吗?》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进行创作的图画书《你看见喜鹊了吗?》是画家郁蓉又一次成功的尝试。“端儿追寻喜鹊”的故事创作生发于戴芸对《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画红人不红”的追问中。戴芸将《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化身童年时期的“端儿”,讲述了端儿从一个懵懂的孩童一路追寻着象征幸福的喜鹊,最终确定人生方向、收获幸福的故事。从儿童阅读接受角度而言,这是一个适宜儿童读者阅读的传记文学类型的图画书故事,文字作者巧妙地将“寓教于乐”的叙事策略藏匿于端儿的精神成长与寻找喜鹊的对话与互动之中。

基于对《清明上河图》这一绘画经典的创作想象,作者开启了中国传统故事的现代讲述,首先,生活化的叙事题材贴近儿童日常。《清明上河图》是对古代汴京市井文化的日常描绘,不同时期的日常生活具有相似的世俗特征,这是儿童熟悉的情境和状态,这也是本书在题材上将文化经典融入儿童美育的路径。其次,图画书看似讲述了一个古代儿童的成长故事,却与现代儿童成长具有相似的模式,古今相通的成长叙事,易于引发当代儿童的情感共鸣。第三,本书在审美形式上贴近儿童趣味。作者既要保留《清明上河图》的特色及完整性,又要拉近经典与儿童之间的距离,这就需要与儿童审美心理相适应。

儿童相较文字而言对图像的敏感度更高,而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创作的图画书,本质上是对原作的重构,新的文本能够更深层次地培养儿童对图画细节的发现、对

原作的延伸与想象,拓展儿童观察力与创造力,领略古代画家“饱游沃看”的浏览方式,增益儿童阅读图像的体验。此外,这本图画书在视觉表达上遵循着竖排字和经折装的设计规律,既是对《清明上河图》原作浏览方式的回应,也是现代审美方式的新解。与整体的视觉传达相呼应,作品经折装的设计将内页与封面连接,形成故事的闭环,营造出完整统一的世界。最后,游戏阅读的设计是创作的亮点,也是儿童本位原则的具体表现,而正反面的全景式画卷与特写式叙事相得益彰,在阅读行进中强化镜头感,将古代与现代的图像叙事风格相互对照,拓展了现代图画书设计的无限可能。

《你看见喜鹊了吗?》中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并不是单纯在文本中加入多种传统文化元素,而是将现代儿童成长与古代视觉经典在题材内容、审美形式、阅读策略、读者接受等方面进行互动与互通,充分利用艺术和儿童共有的超越时代与国别的特质,将儿童精神与艺术经典更好地结合。从图像叙事的角度来看,本书正是将儿童叙事与名画名作相互融合、成熟表达的代表作。这源于作者对儿童审美心理的熟稔,通过对经典的重构,使名画具有了新的叙事维度。以端儿与狗儿漫游汴京为线索进行图像叙事,使儿童读者能够更好地接受名画名作,形成具有游戏特征的全新图像。

事实上,在诸多艺术教育的认知类图画书中,作者都会尝试将儿童置入作品的介绍与展开中,通过一种代入性的体验,诠释观察认知与游戏体验两种童年掌握世界的方式。《你看见喜鹊了吗?》通过解构与重构、创造与再造,观察与游戏等方式连接了经典与儿童,沟通了文化与自然,在更高维度上诗化了儿童哲学之美。所以,这既是一部具有顽童气质的游戏性创作,一部兼顾教育格局的“为儿童”创作,更是一部具有童心审美形态的艺术之作。

(作者系青岛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青年教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现代艺术创作中的童心审美研究”[批准号:21YJC760084]阶段性成果)

■动态

《图书馆之夜》:

为孩子开启美妙的求知旅程



世界读书日,共赴阅读之约。4月22日,中国和平出版社、中国儿童中心期刊社主办的“童阅同享”新书分享会暨《图书馆之夜》首发式在中国儿童中心举办。该活动以“我愿做一朵图书馆蘑菇”为主题,中国儿童中心期刊社负责人黄小春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中国和平出版社社长林云出席活动并讲话。本书作者、作家高洪波,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海飞、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原主席张明舟,以及本书绘者、绘本画家李海燕参与对话,对谈由童书作者、译者、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主持。

“传统玩具”架起阅读新桥梁

4月23日,天津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与新蕾出版社在天津工业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技艺国际传承创新基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交流活动,活动以新蕾出版社出版的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永远玩具店》开启主题,以传统玩具为切入点,向留学生传递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永远玩具店》用一间充满了奇幻色彩的玩具店作为载体,选择了金鱼灯笼、泥哨子、八音盒、草编昆虫四个颇具代表性的传统玩具,连接了四段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

黄小春提到,中国儿童中心自2020年起实施“童阅中国”原创好童书推荐计划,帮助少年儿童选好童书、用好童书。子活动“童阅同享”新书分享会旨在给儿童带来滋养美好童年的精神食粮,希望凝聚起出版界、教育界、文学界的力量,共同搭建专业的儿童阅读教育交流平台。林云回顾了《图书馆之夜》的策划、出版过程,她表示,该书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精心打磨,是“小白鸽图画书”系列中又一本独具匠心的优秀作品,充满童趣与幻想,既有意境又有深意。

《图书馆之夜》是一本用诗意的语言、唯美的画面表现的极具想象力的图画书,展现了孩子们在图书馆搭帐篷过夜的无限遐想,孩子在书的海洋里汲取营养,获得成长的勇气和力量。高洪波分享了本书背后的故事,深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每年4月23日举办的“图书馆之夜”活动是创作的灵感来源,他表示,“图书馆沉淀着历史、连接着未来,小读者们可以在这里开启美妙的求知旅程。”李海燕则认为,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看书时都有一种想要寻找宝藏的好奇心,阅读一本书就像寻宝的过程。

《图书馆之夜》是一本非常难得的、优秀的儿童读物,既是诗意的、抒情的、有生命力的,也有着精彩的视觉设计和精妙的叙述闭环,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教鹤然)

民间故事。中国传统玩具作为民间艺术的一部分,历经了数千年的演变,依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编辑将传统玩具的实物带到活动现场,精美的中国玩具使留学生们爱不释手,他们自己动手制作了精巧可爱的金鱼灯笼,沉浸式体验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活动结束后,留学生们录制了图书阅读体验视频,将美好回忆传播给更多的人。传统玩具从国民记忆中“走出去”,走到国际友人的心里,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将因交流与传播而历久弥新。(儿文)

插图欣赏

《给你世界和爱·国际大奖经典绘本》插图(意大利)西蒙娜·奇奇洛(加拿大)西德尼·史密斯 绘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3年4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542期